



写在前面

带兵人该怎么谈心

带兵人手记

每次谈心，对我都是一次提醒

某信息通信旅八营三连指导员 张笑寒

开展经常性谈心活动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“看家宝”。早在延安时期，毛泽东同志就称谈心为“最细致入微的宣传鼓动形式”。进入网络信息时代，掌握和运用好谈心方法，更是带兵人需要具备的基本功。

1月30日凌晨，我开始第二次查铺查哨，发现上等兵王馨璐独自一人坐在学习室里。听见推门声，她赶忙把面前的一个黑色物体收起来。我没看清是啥，心里不托底，第二天一早便提醒女兵班班长留意有没有上等兵使用“账外机”。结果刚到中午，班长把王馨璐抓了个正着。随后，班长专门对班里的上等兵进行了批评教育。

在接下来的几周，我密切关注上等兵群体的情绪状态。尤其是王馨璐，我注意到她每天睡得很晚，白天经常走神。一天熄灯后，见王馨璐蹲在俱乐部里修改黑板报，我便凑了上去，与她聊了起来。

我：累不累？
王：（摇了摇头）：不累，这没啥。
我：我看你最近睡得挺晚，有时候还没睡醒，想什么呢？

王：（好像秘密被人发现了似的）：我一直睡不好，也没想什么。

我：我其实挺心疼你的，明明不高兴偏偏装作很开心，明明还没长大却非要装得很懂事。

王：指导员，这话你以前就对别人说过。我知道后，在学习室里哭了很久。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伪装自己，但是没人发现。那天，我突然感到原来有人真的关心我。

我：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？那就是获得真正的快乐。以我个人的经验，主要有两个办法：一个是踏踏实实工作，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、满足感；另一个就是建立维护感情，从亲情、爱情、战友情中收获归属感、愉悦感……

听；谈心之机在闲暇时、关键时、困难时。要本着关心同志、维护团结、解决问题的原则，真正让官兵发自内心地接受与信服。

前几日，一个偶然的契机，本版编辑看到一名基层干部的谈心记录，眼前一亮。征得当事人同意，节选如下。

此时，有一名战士走了进来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，我只好把王馨璐请到连部继续聊。

我（打趣的语气）：前段时间偷着用手机了？

王（不好意思地笑）：对。

我：“账外机”哪儿来的？

王：我闺蜜寄来的。当时收到的时候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被发现，但我还是想用它。

我（很好奇）：用来干什么呢？

王：那段时间我对自己要不要考学有些动摇，工作上总出错，老被班长批评；我闺蜜当时跟男友分手了，我挺担心她，所以，我俩就通过手机互相陪伴。那段时间，我焦虑的心情得到了很大缓解。

我：那怕会因为这部手机而挨批受罚，也觉得值得？

王（顿了一下，坚定地）：对！

我（笑了）：看来这部手机发挥作用了……班长因此批评你，你对她有意见吗？

王：没有，班长对我挺好的。只不过我有时候喜欢夸海口，大家可能对我有意见。

我：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你，说你很聪明，只是偶尔有一些言行不分时机场合。你要知道，集体生活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迫人与人之间建立深入的联结。班长指出你的问题也是爱护你。你看，还没入冬，班长就张罗给你们买棉拖鞋；你们每次去医院看病，班长也都陪着。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一个人去看病，那滋味可不好受。

王（狠狠点头）：对，我上学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一个人即使身体再难受也要硬撑着跑上跑下。输液的时候，别人都有人照顾，而我就孤零零一个，那時候感觉自己是全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

我：这又转回到咱们之前说的那个话题——如何让自己真正快乐起来。无论面对工作还是感情，都要接受它、理解它、融入它，从中找到自己的快乐模式。

王：嗯。我也经常思考部队的这些条条框框，后来发现，如果仅仅把制度当成束缚，就容易心生抵触；但如果我们理解了、接受了，也觉得再正常不过。比如，平时自己去哪里、干什么都要跟班长汇报，许多同乡兵都不适应，刚开始我也很反感，但后来我想通了，这就像我们在自己家里，每次出去玩都要跟父母打招呼一样。我们在连队，班长就是家长，说一声是应该的。

我：你说得很好，应该告诉每一个刚来到部队的新兵。

谈心结束，估计王馨璐能睡个好觉了，而我的心情却变得凝重起来。当指导员近两年来，记不得有过多少次这样的谈心了，但每一次对我而言，都是一次提醒，因为我知道，官兵个人犯了错误、出了问题，一般都能在连队工作上找到短板漏项，而我作为连队主官，当然有推卸不了的责任。就像这次，我没有及时捕捉到王馨璐的情绪波动，并帮她解开思想疙瘩。带兵说难也不难，说到底就是“带心”，官兵心结没了，心情好了，心气高了，心力量足了，自然就能成就一个响当当的连队。

参谋长打算调我去机关

火箭军某旅发射四连中士 涂丕琛



今年初，全营开赴大山战备值班，我因参加旅特战集训留在了营区。武装越野、手榴弹投掷……本以为这几个月是磨砺自己的大好时机，没想到却被一次“公差之旅”打断了。

一天，体能强训结束后，我正忙着收拾装备准备晚上的理论学习，突然连队指导员打来电话：“丕琛，机关要给你做个授课PPT，考虑到你在这方面比较专业，辛苦你晚上跑一趟宣传科吧。”吃过晚饭，我不敢怠慢，急忙赶到宣传科，受领了任务。

那些天，尽管白天训练、晚上做课件，忙得像个小陀螺，但想到能得到机关表扬、领导认可，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然而，当课件制作完毕，我以为事情画上句号时，一个个新任务却接连而来——

纪检监察科的干事跑来集训队，笑着邀我做一个个总结视频，理由是“你经验丰富”；作训参谋委托连长告诉我，军事职业教育办公室那边有个课件需要我做一下，还说“我一出马，一个顶俩”……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成了机关眼里的“红人”。

为了不辜负领导们的期望，我经常拉着参谋干事学习请教，尽可能把视

频、课件做得精美，努力让“课件语言”匹配“材料语言”，做到重点明了、逻辑清晰、表述生动。

半个多月后，我做的一个课件在基地某集训总结中大放异彩，被好几位领导认可。事后，旅参谋长高兴地问我：“想不想来机关？”见我沉默微笑，参谋长还以为我答应了，叮嘱参谋抓紧办理手续。

其实我这哪是微笑啊，分明是尴尬得不知怎么拒绝。当初，我参军入伍可是对铁血生活的向往，对当兵打仗的憧憬。这倒好，导弹专业刚学得有点起色，又要去机关干老本行了——我大学读的专业就是计算机应用。

“这哪行啊，我得去找参谋长说明情况。”听了我的诉求，指导员、教导员都有左右为难，担心我驳了参谋长的面子。最终，他们还是同意了我的心愿。

“报告！”“请进！”让我意外的是，参谋长了解我的真实想法后，不仅没有批评我，还放下手中工作和我聊了起来：“是我没考虑周全，总想着让你人尽其才、发挥作用，却不料背离了你的人之初衷……没事，好好干，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奔跑吧……”

走出参谋长房间的那一刻，我的眼眶湿润了，心里如释重负：“领导们这么器重我，这么尊重我的个人意愿，我一定要好好努力，把专业学好，把本领练精，做一名导弹尖兵！”

（本报记者 邓东睿整理）



了解本版更多精彩，请扫二维码，浏览“郝小兵的朋友圈”

特别推荐

西部战区某保障队自成立以来，经常到雪域高原执行保障训练任务，其间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被他们纳入“微平台”

“微课堂”“微阅读”“微讲坛”，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教材。从今天起，本版陆续刊发本报记者精心采写的4个故事，敬请关注。

Mark军营

一针一线都是爱

2月27日，驻守在祖国西北边陲，有“雪海孤岛”之称的巴依木扎边防连收到河南安阳泉源镇寄来的一个包裹，寄件人叫赵中福。据了解，赵中福是一名有着66年党龄的老党员，如今已86岁。去年12月初，赵中福与老伴张娥梅在电视上看到部队官兵艰苦戍边的

报道后，开始为戍边官兵织围巾。经过两个多月一针一线的编织，老人织好了三箱围巾，并寄往边防部队。

两位老人饱含深情的“爱心包裹”，令巴依木扎边防连官兵深受感动，大家当即写了感谢信，表示一定会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。

图①：官兵们打开包裹，里面有一张中国地图做的卡片，上面写着“敬最可爱的人”；图②：写给赵中福夫妇的感谢信，上面按着官兵显示决心的红指印；图③：官兵们戴上围巾向老人“比心”致谢。

钞飞航、肖 玫摄影报道

雪山上，你没见过的升旗仪式

——西部战区某保障队执行任务中的感人故事①

冯雅 本报记者 郭丰宽

时长40多秒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12个人唱了8遍。前后共用了1个多小时，他们才将五星红旗升到距离地面10米高的空中。

走进西部战区某保障队一楼大厅，迎面大屏幕上播放的MV令记者感动。这段题为《祖国不会忘记》的小视频，记录的是他们在帕米尔高原的故事。当时的升旗手、四级军士长刘文剑每天进出大楼，都会在这里驻足观看。他说：如果这个世界有最美的颜色，那一定是“中国红”。

2019年12月下旬，该保障队政委朱毓妹率领11名官兵赴高原某哨所安装设备。31日下午，任务完工后，一行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县城。走下车，望着远处雪山上的夕阳余晖，一名队员感叹：“没有比帕米尔高原更晚的日落了，这是祖国2019年最后一缕夕阳。2019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在祖国最西部回望。不忘初心！以实干笃定前行！”

饭桌上，大家谈论着此行的见闻与收获。这时，朱毓妹提议：“明天是新年第一天，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肯定非常壮观。我们远在边关，也用升旗的方式祝福祖国吧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她的一席话，引起大家强烈共鸣。

问题随之而来：没有旗杆和绳子，国旗该怎么升？众人各出主意，一时

找不到可行的办法。

良久，刘文剑打破沉默：“用无人机升旗怎么样？”

“就这么干！”大家拍手叫好。

为保证升旗仪式顺利举行，官兵们借着高原夜空的星光，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绑在一根木棍上，固定在无人机下方，用手机播放国歌，遥控无人机升旗，试验成功！

第二天一早，他们来到现场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朱毓妹下达口令：“升国旗，唱国歌，向国旗敬礼！”

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雄壮的国歌在空旷的雪山山顶上大声唱响，大家目视无人机载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。

不到5秒，意外发生了。一阵风吹来，展开的国旗拖着无人机载向400多米外的乱石之中。中士赵东急忙冲了过去，发现无人机的机翼摔断了。

“再换一架！”此次到高原执行任务，他们共带了3架无人机。“当时，我们的意见很一致，无论如何也要把国旗升起来。”水文保障室副主任程煜峰事后回忆道，因为那里是祖国的边防，那里有他们新建的气象观测站，此举意义非同寻常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再次响起。无人机旋翼飞转，却迟迟没能升空。刘文剑走近一看，电池报警灯不停闪烁，显

示电量不足。“这是气温过低所致。”刘文剑喊来战友，大家把备用电池塞进自己的衣服里保暖。

起飞，落下；再起飞，再落下……如此反复6次，终于，国旗升起来了，可惜距离大家站立的地方太远。

“这可不行。”朱毓妹大声要求道，“重来！”

此时，官兵们已经冻得手指僵硬，而且因为多次高唱国歌，有些缺氧喘不过气来，但听政委这么一说，大家心里又燃起了一团火。

这一次，他们将无人机放在上风方向，计算好风速和距离，起飞……

“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”这一次，当官兵们唱完国歌，五星红旗正好升到他们面前五六米远的半空中——太美了！太震撼了！

此情此景，刘文剑哭了。这名人伍13年的老兵坦言，那一刻，他深切体会到什么是祖国、什么是领土、什么是军人的使命。

仰望国旗，副队长姚尚哭了。在雪域高原奔波那么久，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“没有国，哪有家啊！”他说，军人的职责就是练兵备战，保家卫国。

彼时，风雪依旧，冰川依旧，寒冷依旧，那一抹“中国红”在雪山上绽放开来，如奔涌的热血、跳动的火。

技术支持/陈 铨 赵 东

